

书人书话

诗路放歌

冬至的饺子

李志胜

种子

饺子是一粒种子
寒冷也是。无用之用的诗人家
多养了只
叨东叨西的小鸡
面对荤素搭配的季节，一如既往地
阻止不了热爱生长

饺子可以长出温馨的回忆
寒冷也能萌生
他乡遇故知的暖瓶
同为金黄色、亮澄澄的果实
我喜欢阳光，即使扯起厚厚的窗帘
也挡不住它们
晃花我的眼——

早先那枚心仪的小圆镜子
丢到哪里去了
暗号记着，东西却恰如黄鹤

饺子颂

吃了多少年都没有吃够
节庆升迁，婚嫁喜宴，送往迎来
白面皮裹着经年的味道
馅料有多少种
就像先人都是谁，数也数不清
只是感觉亲、感觉近

和面的手，调馅的手
擀面皮的手，捏饺子的手
手的交替
手的森林。带动握筷子的手
拿手机拍照的手，发微信朋友圈的手
还有，我写诗的手

饺子不是诗，是生活
是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
真实饱满的日子
尽管这日子
可能有霜冻、雪雨、饥寒、窘迫或困苦

一串音符

欢快着，扑通扑通下水
接二连三上岸
灶台 锅沿 碗盘 餐桌
一枚枚童话国的月牙银
被点化成一群，要笑岔了气儿的娃娃
“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在黄河南岸(外一首)

田春雨

等多少年了
任凭浪花朵朵的自述
你逐渐放宽一座大山流淌的心事

顽石、黄土、落日……
浮沉于我的胸口
构成另一条地上河经过人间的余脉

屋檐下的流域
逐渐扩大又合上
一簋食、一瓢饮，风雨兼程

被光阴的走势曲解几道弯？
我们的到来
已是多少年后的事了……

没有蹬不过去的河
棠溪绕过芦庙
涌出我的眼帘
大海摇摆鱼尾返回你的云端

爬山

说是爬山
更多的是想搬走心里的一块石头

好多年了 从山顶上
他把一块石头推了下来

长出了翅膀 却没有飞走
蹬平了棱角 仍未放弃幻想
压在井口 溢出了月光

放下了海拔和鹰唳
却一直堵在他的心里
好多年了
一块石头从未释怀

好多年了 从未放过他的打算
走着走着
他就走到了一座断石崖的对立面
试图阻拦一条河给岁月的表白
一阵风顺从于人间冷暖……

等爬上山顶
他就把一块石头还给天空
回声象远 补注
多年前一粒星辰迷路的呐喊

豫东平原的历史画卷

墨白

一百块钱就放他。可贼身上没钱，舜就让贼第二天送过来。这事儿舜没有告诉他心情焦急的多。那偷羊贼很讲信誉，从此，舜就和那个贼成了无话不说的麻友。那个贼打到不顺手的时候，就会把妻子押上，贼的妻子叫睿子……

孔羽不但善于用带着泥土气息的细节塑造人物，更善于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二爷的悲壮、开椿叔的悲催、石亮的悲怆、李黑羊的悲惨、落榜高中生舜的迷茫。在写到“我”与睿子之间那种微妙、压抑、神秘、复杂的蠢蠢欲动的情感，看似不动声色，却处处惊心动魄。

孔羽熟悉他笔下的土地，更熟悉他笔下的人物。他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他亲叔、二大爷，是他三姨、四姨子，是他的堂兄堂弟、表姐表妹，是他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乡亲。而更多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所以读孔羽的文字，你就会感觉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青草气息，或者是三伏天从玉米地、高粱地里蒸发上升的烤人的水汽，或者干脆就是从他身体里流淌出来的鲜血。

孔羽小说里的叙事语言，是以豫东平原日常生活的口语为基础的，那是被红薯、玉米、大豆、高粱、芝麻、小麦等农作物养育出来的，他的语言里处处散发着大蒜、洋葱、生葱、藿香的气味，刺激着你的神经。你看：说人坏是“舜得长痔疮”，说轿车是“鳖盖车”，挨饿是“饿大牙”，用力干活儿是“拧着膀

子”——（《狼崽》）；人多语杂叫“满街筒子”，打人叫“捶他个驴日的”，说黄昏降临是“天没黑好”，形容撒尿叫“一鞭尿”——（《两个村子五个人物》）。

这样的叙事语言在孔羽的小说里俯拾皆是。那么，能产生这样语言的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呢？中国人说，不了解河南就不了解中国；河南人说，不了解开封就不了解河南。的确，开封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是座博物馆，从地上随便拾起一片残砖旧瓦，仔细看看，认真品品，就是半部中国史，半部华夏文明史。中国漫长充满苦难的历史，造就了豫东平原厚厚的民风，浸透了民众的日常口语，孔羽叙事语言的长处，就在于他对日常生活口语的运用，这使他的小说有着丰富的韵味，你能从中读出这片土地的悲壮与惨烈、伤痛与欢乐、幽默与智慧。所以，这样的写作是可以依赖的。

孔羽的小说是对人存在的探究：《雪姐的故事》是对事物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探究，《最后的任性》《钢枪又擦亮》是对人生存境遇的探究，而《两个村子五个人物》则是对人性的历史属性的探究。

五年前，王大山去乡里的砖瓦厂当厂长，由田寨和白屯两个自然村合成的行政村的村主任就被田寨的李三太拿去了。李三太拿了村主任就去白屯寨门独户的郑槐根家给儿子提亲，郑槐根的闺女海兰就成了李黑羊的媳妇，这事儿一直压在郑槐根和儿子郑小五的心里。五年后，王大山回到了村

里，和李三太竞选主任，结果李三太落选。当天，白屯村里放了一天的鞭炮，真如皇帝登基一般。王大山的侄子王骡子骑着“嘉陵”摩托在田寨李黑羊家的村街里高声喊叫着来回窜了三回。五年前本应该成为他媳妇的海兰被李黑羊夺走了，这仇恨一直压在他心里。王大山当了村主任之后去乡里请了电影队，在装广播喇叭时特意叫喇叭口对着田寨的方向。就在放电影的那天夜里，一场无法避免充满血腥的械斗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李黑羊被乱刀捅身，最后死在了岳父家门前的红薯窖里……因为儿子郑小五主动承认杀人，郑槐根在白屯弯了一辈子的腰终于挺了起来。他走在村街上逢人就说，田寨的李黑羊就栽在俺小五手里，而被他儿子捅死的就是他的女婿……

让我特别感到意外的是，小说里整个事件是以王大山、王骡子、郑槐根、李黑羊、郑小五五个人的视角分别展开的，这使我想起了李泽明的《罗生门》，想起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由此看出孔羽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感悟。孔羽懂得尊重自己的小说人物。在叙事里，他从来不超越小说人物的文化和生活背景，用笔细细地贴着人物的心性习惯来展开。由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介入，孔羽近期的小说有着独到的叙事架构，丰富多彩的主题呈现出一幅豫东平原的历史画卷。

民间纪事

城里的冬至

刘文方

在这座繁华喧嚣的都市里，冬至宛如一位悄然来访的老友，带着独有的静谧与深沉。

夜幕早早地降临，街灯像是被这寒意催促着迫不及待地亮起，昏黄的光线在冷风中摇曳。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微弱的光，像是为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路上行人匆匆，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棉衣里，只露出一双双被冻得通红的眼睛，他们的脚步在冰冷的地面上发出急促的声响。

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这冬日的景象，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孤独。数月前，刚大学毕业的他一个人来到了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打拼，总给他带来陌生感。尤其是周末、节假日，莫名的孤独感总会阵阵袭来。突然间，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份寂静，是父母打来的电话。

“孩子，今天冬至，记得吃饺子啊。”父母亲争先恐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暖，却在这寒冷的夜晚，让他的心微微一颤。

“爸妈，我知道，您别操心了。”他回应着，话语中却藏不住那份思念。挂断电话，他决定出门去感受一下这都市中的冬至氛围。

街道两旁的树木早已落光了叶子，只剩下干枯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偶尔有一片枯黄的树叶飘落，在半空中打着旋儿，仿佛是在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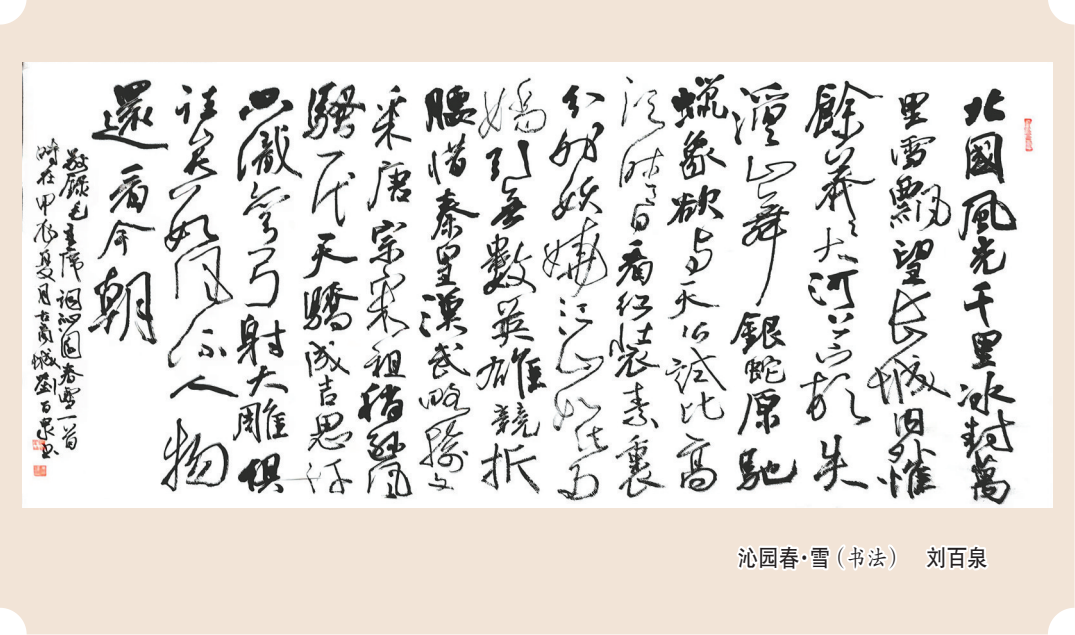
路过一家小小的饭馆，门头挂着家乡的招牌，热气腾腾的香气从门缝里钻了出来，诱惑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每逢冬至，流传下来的风俗都是要吃饺子的。他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小伙子，要吃点啥？”老板热情地问道。

“来一份饺子。”他回答道。

不一会儿，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了他面前。他夹起一个放进嘴里，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在舌尖上散开，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天冷，小店的客人不多。饭店的老板，那个老者在对他面坐了下来，欢跳着匆匆赶来。人们围堵、堵截，雄鹤鸪一头钻进器具里，东突西奔，逃不脱这网，只好束手就擒。

“小伙子，一个人过冬至啊？”他微笑着问。他点了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沁园春·雪(书法) 刘百泉

荐书架

《衬纸》：书页间的命运交响

汪徽

今年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弗兰兹·卡夫卡逝世100周年。卡夫卡生前没有获得广泛关注，死后却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作品最初被发掘、出版，得益于一位年仅25岁、有着敏锐文学洞察力的德国独立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这位出版商不仅将卡夫卡最著名的作品《变形记》发表在自己的先锋文学刊物上，还出版了卡夫卡多部作品的单行本。尽管在当时动荡的德国局势下，有的作品滞销，有的被纳粹烧掉，但卡夫卡的名字和作品，已经被库尔特带到了世界文学的潮流中。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就对这段出版人与作家的缘分做了一番“揭秘”。

《衬纸》是亚历山大·沃尔夫撰写的家族史，主要围绕他的爷爷库尔特·沃尔夫的传奇人生展开。

那个冬日，到河南省中牟县三官庙镇土墙村，去看张氏家族墓园。这里地势后高前低，三面环绕土岗，形似簸箕，埋葬有张柔、张弘范、张珪、张孟男、张民表等历史名人。

给我们带路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很是健谈。就在他弯腰之时，露出一个布袋。

同行的朋友问：你会逮鹤鸪？那人有些惊喜，忙不迭声地回答：是的，也就是玩玩。

在一些地方，说某某是“玩鹤鸪的”，跟说某某撵鸡遛狗一样，多指不务正业者。这人或有自谦之意。

朋友又问：鹤鸪多吗？那人有些沮丧：也不多，野生鹤鸪国家不让逮呢！

鹤鸪，是不陌生的，想来食用的应是家养的。史书记载，西汉时期，我国民间就已大量饲养鹤鸪。熏好的鹤鸪，虽然油光锃亮、皮脆肉嫩、香味扑鼻，但不足巴掌大，能有肉吗？看到熏成卤好的鹤鸪，相信很多人会有疑问。但不知何时，“要吃飞禽，还是鹤鸪”竟成了民谚，鹤鸪有了“动物人参”的美誉。《本草纲目》也说，鹤鸪“肉能补五脏，益中益气，实筋骨，耐寒暑，消结热”。

鹤鸪体型小而浑圆，像半大的鸡仔，翅膀、尾巴皆短，人直呼其秃尾巴鹤鸪。它一次只能飞400米左右，多是贴地飞行，或顺着地垄沟快速奔跑。它善隐匿，喜欢昼伏夜出，尤爱在清晨鸣唱。

“鹤鸪奔奔”，本意是说鹤鸪双双相随、对对齐飞。春秋时，卫宣公纳媳杀子、荒淫无耻，其庶弟愤然写下“鸪之奔奔，鸪之疆疆。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人与自然

鹤鸪奔奔

任崇喜

鸪之疆疆，鸪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讥讽卫宣公枉为人兄人君。

鹤鸪“形如鸡雏，性好搏人，人多驯养之以为游戏”。其历史悠久，“西凉臧者进鹤鸪于明皇，能随金鼓节奏争斗，故唐时官中人咸养之”。于鹤鸪原是民间游戏，后成为官宦富豪、纨绔子弟消闲取乐和赌博的活动。

家养的鹤鸪，已经失去原始野性，雌鹤鸪也不善斗。因此，斗鹤鸪先要从田野“逮”（捕捉）雄鹤鸪回来，民间有“逮来的鹤鸪好玩”的说法。想来这是久远的游戏。《诗经》上说“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鸪兮！”不去捕兽提禽，为什么能够看到你院里挂有鹤鸪啊！可见，当时鹤鸪是献给权贵者的礼品。

逮鹤鸪，春季在暮春，秋季在晚秋。行家有言，鹤鸪按年龄与身上的羽毛，可以区分为四种：处于早秋、探花、白鸾。四种之中，只有白鸾会斗。暮春时节，雄鹤鸪羽毛最为丰满，自然适宜捕捉。从春到秋，农人们在黄土地上躬耕，风里来雨里去，忙得不可开交。到了晚秋，有了空闲时光，他们便常结伴，带着自制的器具牛角口哨去地里逮鹤鸪。

这时节逮鹤鸪，常常在黎明到来的黑暗里，霜重风寒，熬夜受冻，并不轻

松。人们先踩点、下网、插窟，然后用口哨吹出雌鹤鸪的叫声。据说，雌鸟的叫声像“追追”，雄鸟叫起来像“咯咯啵”。在空旷寂静的冬日田野，声闻数里。不一会儿，只听“咯咯啵”的欢快叫声此起彼伏，雄鹤鸪以为是同伴在呼叫，急不可耐，欢跳着匆匆赶来。人们围堵、堵截，雄鹤鸪一头钻进器具里，东突西奔，逃不脱这网，只好束手就擒。

“喂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琴瑟相鸣本是和谐之景，不料却成了容易受伤的软肋。梦想温柔乡，谁料是陷阱！人们用不同的哨子引诱，很轻易就能让它们就范。因此，也有人称其“傻鹤鸪”。

新建的鹤鸪野性十足，自然不肯轻易就范，人们要“把鹤鸪”。冬闲时节，“玩鹤鸪的”腰里别个布袋子，查拉到屁股上，一走一蹦跶。鹤鸪就在布袋里。每当休息时，就解开布袋子“把鹤鸪”，“把鹤鸪”要把鹤鸪拿出来握在手中，用无名指和小指夹住鹤鸪的双腿，使它的爪子悬空，使不出劲儿乱动，再用大拇指和食指圈住鹤鸪的脖颈，拨拨嘴儿，将捋翅儿……如此三番五次，磨掉它的野性后，再放进笼子里养着。

因秋末冬初斗鹤鸪，即称“冬兴”，

为一种吉兆。

宋徽宗29岁时绘有《水仙鹤鸪图》，画中的鹤鸪优游自在、水仙枝叶舒展，有静谧、安定、祥和的气象。此有何寓意？“鹤”与“安”谐音，表明他有安享太平之心。以后诸多画作皆取其意。宋朝李安忠所绘《鸪图》，被日本奉为“国宝”，“图中鹤鸪双目炯炯，喙尖足利，翎羽微振，颇有威风。牛筋草叶片纷披，种穗挺立，与鹤鸪组成“岁岁平安”之意；有延年益寿之功效的枸杞，与鹤鸪并置意为“祈福安康”。乾隆在《题俞舜臣多黍久安图》上说：“黍熟三秋粒下垂，鸪来九旅啄争之。展观诂在玩生动，义喻久安履慎思。”清人李兆洛在《题朱瘦筠明经（光如）久安图》诗曰：“仲宣亦有言，鹤鸪欺稚子。但视若可得，吾意亦自喜。世间安心法，大抵皆尔尔。唧唧谷谷八丸头，相从蓬艾真优游。”这里以九只鹤鸪喻指“久安”。

俗话说，“咬败的鹤鸪斗败的鸡”。鹤鸪一经斗败，将永不再与胜者再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能甘拜下风，也是识趣的角色。

儿歌叙述得很详细：小鹤鸪，秃尾巴，我跟爷爷去逮它。这边下了缠丝网，那边小哨吱吱响。逮个鹤鸪喂半月，鹤鸪惊得只炸窝。带到集上斗一场，赢了一斗红高粱。带到集上斗两场，赢了翅膀断鼻梁。爷爷恼得直摔头，我给鹤鸪抹香油。

鹤鸪是不注意打扮的主儿，一身朴素的栗黄、黑褐色，白色冠纹、眉纹，两翅上缀以黄白横斑，斑斑驳驳，有一种鲜明的土气。成语“鸪衣白结”“衣若墨鸪”，说的是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就像鹤鸪的羽毛。这样一种形象，不知怎么会被宋徽宗视